

國立成功大學

112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編 號： 19

系 所： 歷史學系

科 目： 史料分析解讀

日 期： 0206

節 次： 第 2 節

備 註： 不可使用計算機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不可使用計算機。請於答案卷(卡)作答，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一、邊疆劃界與封禁隔離為清領初期帝國治理臺灣的重要原則，但朱一貴事件之後，對封禁政策有著不同觀點的主張。請解讀藍鼎元在《平臺紀略》的「謀善後」之策，說明藍鼎元在朱一貴事件後治理臺灣的主張。

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嬌，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為野番嗜殺；今則群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

欲為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坌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為賊藪，于內門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郎嬌極南僻遠，為逸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為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尋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圍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為熟番，熟番化為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顧或謂臺灣海外，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

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氣運使然。即欲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澳皆為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墟其地，其後皆為賊窠，閩廣罷敝。及設兵戍守，迄今皆為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彝盜賊，後先竊踞，至為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為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為盜賊禍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為綢繆者也。

(史料全文引用自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30分)

系 所：歷史學系

考試科目：史料分析解讀

考試日期：0206，節次：2

第2頁，共3頁

二、請閱讀以下文字，簡要說明赤壁之戰前，魯肅、諸葛亮、周瑜三人對於抗擊曹操的主張。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

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

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資治通鑑》卷 65，頁 2087-2093）(35 分)

三、以下文字摘錄自 Mary Wollstonecraft,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請於閱讀文本後，回答以下問題：

1. 試論甚麼樣的時代脈絡，促成了這本著作的撰寫？
2. 試論作者對於時代性別觀提出了甚麼樣的批判？並有著甚麼樣的期許？

“It is a melancholy truth—yet such is the blessed effect of civilization—the most respectable women are the most oppressed; and, unless they have understandings far superior to the common run of understandings, taking in both sexes, they must, from being treated like contemptible beings, become contemptible. How many women thus waste life away the prey of discontent, who might have practiced as physicians, regulated a farm, managed a shop, and stood erect, supported by their own industry, instead of hanging their heads surcharged with the dew of sensibility... Proud of their weakness, however, [women] must always be protected, guarded from care, and all the rough toils that dignify the mind. If this be the fiat of fate, if they will make themselves insignificant and contemptible, sweetly to waste “life away,” let them not expect to be valued when their beauty fades, for it is the fate of the fairest flowers to be admired and pulled to pieces ... Would men but generously snap our chains, and be content with rational fellowship instead of slavish obedience, they would find us more observant daughters, more affectionate sisters, more faithful wives, and more reasonable mothers—in a word, better citizens. We should then love them with true affection, because we should learn to respect ourselves; and the peace of mind of a worthy man would not be interrupted by the idle vanity of his wife.” (35 分)